

鄭振鐸文集

鄭振鐸文集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郑振鐸文集

第一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384 字数344,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8 $\frac{1}{8}$ 插页3

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2.30元



郑振鐸

人民文学出版社二编组：

我的文集第一卷，已经编好，
在文字上，曾经作了一些修改，
并删除了些。你们如认为仍有
须斟酌处，请告知。最后一
篇“方向”，请看看，要不要加
入？“向老朋走”虽是断片，但没
有发表过，是描写五·四运动的，
似也可用。致

敬礼！ 郑振铎

5月二十日

作者1958年的手迹

出版說明

這部文集收輯了作者畢生從事文學活動的大部分著作，按小說、詩歌、散文、文學論文、雜文、美術考古論著等體裁和著作年代編次，分卷出版。作者的專著（如《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文學大綱》……）、翻譯和編校的文學作品，都沒有收入。

我們收輯的作品還有一些遺漏，尤其是作者生前未曾結集的一部分雜文和文學、考古論著，散見報刊，一時不易搜集完備；在編輯、校勘等工作方面，也不免有許多缺點，希望讀者和研究者隨時給予指正。

1971.8/2

第一卷說明

本卷收作者的小說創作，系作者生前親自編訂；仅“集外”中的《朝露》、《七星》、《风涛》、《汨罗江》等四篇，是我們編輯時增入的。

《家庭的故事》于1928年由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現在根据1929年上海开明書店出版的增补本，原收小說十六篇，經作者刪去了一篇。

《取火者的逮捕》于1934年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現在根据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印本。

《桂公塘》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書館出版。現在根据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印本。

《向光明去》以前未发表过。《漩涡》发表于《文学季刊》二卷四期。《訪問》是否曾經发表，一时还未查明。

我們增入的四篇，《朝露》、《七星》分別发表于《小說月报》十七卷三号、四号；《风涛》收在1939年世界書局出版的数人合集《十人集》中；《汨罗江》发表于《收获》1957年第二期。

第一卷目录

家庭的故事

自序	8
猫	5
风波	10
書之幸运	19
淡漠	33
失去的兔	44
压岁钱	55
五老爹	61
王榆	76
三姑与三姑丈	89
九叔	106
三年	118
五叔春荆	135
病室	148
元蔭嫂的墓前	158
赵太太	172

取火者的逮捕

新序	185
序	187
取火者的逮捕	197
亚凱諾的誘惑	215
埃娥	236
神的灭亡	261

桂公塘

桂公塘	305
黄公俊之最后	360
毁灭	404

集外

向光明去(断片)	437
朝露	479
七星	482
漩涡	485
风涛	511
访问	544
汨罗江	554

家庭的故事

自序

我不曾写过什么小说。这一个集子中所收的不过是小小的故事而已。其中有几篇是前三四年写的；一大部分则于去年八月，旅居巴黎的时候写成。我在巴黎的生活，除了几次特约几个朋友到郊外的宫堡去以外，白天不是到国立图书馆，便是到洛弗博物院。到了晚上，也有几次上歌剧院，也有几次坐坐孟巴那斯的咖啡馆，但在家的時候最多。因此，便在斗室的灯下，随意的写了那几篇故事。其总名，原来定为《家庭的故事》，发表时却各以篇名为名，并未附上这个总名。

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神妙莫测的所在。凭我良心的评判，我实在说不出它究竟是好，还是坏，更难于指出它的坏处何在，或好处何在。但从那几篇的故事中或可以略略看出这个神妙莫测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吧。

我写这些故事，当然未免有几分的眷恋。然而我可以說，他们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其中或未免有几分是旧事，却决不是旧事的纪实。其中人物更不能說是真实的。或者有人看来觉得有些象真实者，那是因为这种型式的人，到处都可遇到，所以他们便以为写的象他或象她。其实全

不是那末一回事。我写的是旧家庭的“积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积影”，决不曾影射过某人某人，或影射过某事某事。如果有人要为这些故事做索隐，其结果恐怕也将等于《红楼梦》索隐之类的“一无是处”。

我生平最恨黑幕派的小说或故事，当然自己决不会写出有“索隐”的可能的故事来！

我对于旧家庭，旧人物，似乎没有明显的谴责，也许反有些眷念。这一点，看书的人当然是明白的，许许多多的悲剧，还不都是那些旧家庭酝酿出来的么？不过假定他们是“坏的”，或“不对的”，那是他们本身的罪恶么？

我应该在此谢谢叶圣陶君，他为我校正了好多地方；还要谢谢徐调孚君，他为我收集了这末一册我自己没有工夫去收集的。其他还有几位督促我出版本书的，也要在此总谢一声。没有他们的督促与鼓励，本集是不会与读者相见的；在其中，老舍君是特别要举出的。

郑振铎 1928年10月24日在上海

猫

我家养了好几次猫，結局总是失踪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欢猫的，她常在課后回家时，逗着猫玩。有一次，从隔壁要了一只新生的猫来。花白的毛，很活泼，常如带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阳光里滚来滚去。三妹常常的，取了一条紅带，或一根繩子，在它面前来回的拖搖着，它便扑过来搶，又扑过去搶。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們，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鮮与快乐。后来这只猫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东西，光澤的毛也污涩了，終日躺在厅上的椅下，不肯出来。三妹想着种种方法逗它，它都不理会。我們都很替它忧郁。三妹特地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銅鈴，用紅綾带穿了，挂在它頸下，但只显得不相称，它只是毫无生意的，懶惰的，郁悶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从編譯所回来，三妹很难过的說道：“哥哥，小猫死了！”

我心里也感着一縷的酸辛，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侶！当时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紧，我再向別处要一只来給你。”

隔了几天，二妹从虹口舅舅家里回来，她道，舅舅那

里有三四只小猫，很有趣，正要送给人家。三妹便怂恿着她去拿一只来。礼拜天，母亲回来了，却带了一只浑身黄色的小猫同来。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这只黄色小猫吸引去了。这只小猫较第一只更有趣，更活泼。它在园中乱跑，又会爬树，有时蝴蝶安祥地飞过，它也会扑过去捉。它似乎太活泼了，一点也不怕生人，有时由树上跃到墙上，又跑到街上，在那里晒太阳。我们都很为它提心吊胆，一天都要“小猫呢？小猫呢？”查问得好几次。每次总要寻找了一回，方才寻到。三妹常指它笑着骂道：“你这小猫呀，要被乞丐捉去后才不会乱跑呢！”我回家吃中饭，总看见它坐在铁门外边，一见我进门，便飞也似的跑进去了。饭后的娱乐，是看它在爬树。隐身在阳光隐约里的绿叶中，好象在等待着要捉捕什么似的。把它抱了下来，一放手，又极快的爬上去了。过了二三个月，它会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只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间便不再听见讨厌的吱吱的声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来，披了衣下楼，没有看见小猫，在小园里找了一遍，也不见。心里便有些亡失的预警。

“三妹，小猫呢？”

她慌忙的跑下楼来，答道：“我刚才也寻了一遍，没有看见。”

家里的人都忙乱的在寻找，但终于不见。

李嫂道：“我一早起来开门，还见它在厅上。烧饭时，才不见了它。”

大家都不高兴，好象亡失了一个亲爱的同伴，连向来不大喜欢它的张嬷也说：“可惜，可惜，这样好的一只小猫。”

我心里还有一线希望，以为它偶然跑到远处去，也许会认得归途的。

午饭时，张嬷诉说道：“刚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头，她说，早上看见我家的小猫在门外，被一个过路的人捉去了。”

于是这个亡失证实了。三妹很不高兴的，咕嚕着道：“他们看见了，为什么不出来阻止？他们明晓得它是我家的！”

我也悵然的，憤恨的，在詛罵着那个不知名的夺去我們所爱的东西的人。

自此，我家好久不养猫。

冬天的早晨，門口蜷伏着一只很可怜的小猫。毛色是花白，但并不好看，又很瘦。它伏着不去。我們如不取来留养，至少也要为冬寒与飢餓所杀。张嬷把它拾了进来，每天給它飯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欢它，它不活泼，也不象别的小猫之喜欢頑游，好象是具着天生的忧郁性似的，连三妹那样爱猫的，对于它也不加注意。如此的，过了几个月，它在我家仍是一只若有若无的动物。它漸漸的肥胖了，但仍不活泼。大家在廊前晒太阳閑談着时，它也常来蜷伏在母亲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时也逗着它玩，但没有对于前几只小猫那样感兴趣。有一天，它因夜里冷，鑽到火爐

底下去，毛被烧脱好几块，更觉得难看了。

春天来了，它成了一只壮猫了，却仍不改它的忧郁性，也不去捉鼠，终日懒惰的伏着，吃得胖胖的。

这时，妻买了一对黄色的芙蓉鸟来，挂在廊前，叫得很好听。妻常常叮嘱着张嬷嬷换水，加鸟粮，洗刷笼子。那只花白猫对于这一对黄鸟，似乎也特别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对鸟笼凝望着。

妻道：“张嬷嬷，留心猫，它会吃鸟呢。”

张嬷嬷便跑来把猫捉了去。隔一会，它又跳上桌子对鸟笼凝望着了。

一天，我下楼时，听见张嬷嬷在叫道：“鸟死了一只，一条腿被咬去了，笼板上都是血。是什么东西把它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只鸟是死了，羽毛松散着，好象它曾与它的敌人挣扎了许久。

我很愤怒，叫道：“一定是猫，一定是猫！”于是立刻便去找它。

妻听见了，也匆匆的跑下来，看了死鸟，很难过，便道：“不是这猫咬死的还有谁？它常常对鸟笼望着，我早就叫张嬷嬷要小心了。张嬷嬷！你为什么不小心？”

张嬷嬷默然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

于是猫的罪状证实了。大家都去找这可厌的猫，想给它以一顿惩戒。找了半天，却没有找到。我以为它真是“畏罪潜逃”了。

三妹在楼上叫道：“猫在这里了。”